

語言學論叢

第十八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交換

商 务 印 书 馆



語言學論叢

(第十八輯)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

商 務 印 書 館

1993年·北京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福堂	叶蜚声	刘勋宁	朱德熙
何九盈	陆俭明	陈松岑	岑麒祥
林 焘	周祖谟	唐作藩	蒋绍愚

本辑执行编辑：蒋绍愚

YŪYÁNXUÉ LÚ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 十 八 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8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896-4/H·308

1993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89 千

印数 0-1 100 册

印张 8 1/8 插页3

定价：5.80 元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本《论丛》编委朱德熙先生于1992年7月19日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本《论丛》特发表朱先生的照片一帧，表示我们对朱德熙先生的沉痛悼念。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1992年10月

目 录

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考察·····	林 笛 (3)
统言、析言的性质·····	马亦凡 (38)
《郑伯克段于鄢》的义句结构分析·····	贾彦德 (49)
《尚书》中“惟”字的用法·····	裘燮君 (70)
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札记·····	冯春田 (101)
《三国志》军事词研究·····	孙景涛 (111)
六朝词语琐记·····	张联荣 (137)
《敦煌变文集》中的人称代词·····	吴丽君 (162)
《孟子》的修辞与表达·····	田瑞娟 (178)
十八世纪的荆溪方音——介绍《荆音韵汇》·····	耿振生 (195)
汉语的影响和满语语法的递变·····	赵 杰 (222)

CONTENTS

A pragmatic survey of Mandarin locatives.....	Lin Di (3)
The nature of tongyan (统言) and xiyan (析言).....	Ma Yi-fan (38)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sentences in the first anecdote of Zuo Zhuan (左传)	Jia Yan-de (49)
The use of the word wei (惟) in Shang Shu (尚书).....	Qiu Xie-jun (70)
Grammatical note about the text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unearthed from Chin tomb in shui hudi(睡虎地)	Feng Chun-tian (101)
A Study of military term in Sanguo Zhi (三国志)	Sun Jing-tao (111)
Remarks on some words and expressions of the Six Dynasties.....	Zhang Lian-rong (137)
Personal pronouns in Dunhuang Bianwen Ji (敦煌变文集)	Wu Li-jun (162)
Figures of speech in Book of Mencius.....	Tian Rui-juan (178)
Phonology of the dialect of Jingxi (荆溪) in the 18th century	Geng Zhen-sheng (195)
Grammatical drift of the Manchurian langu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Zhao Jie (222)

目 录

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考察·····	林 笛 (3)
统言、析言的性质·····	马亦凡 (38)
《郑伯克段于鄢》的义句结构分析·····	贾彦德 (49)
《尚书》中“惟”字的用法·····	裘燮君 (70)
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札记·····	冯春田 (101)
《三国志》军事词研究·····	孙景涛 (111)
六朝词语琐记·····	张联荣 (137)
《敦煌变文集》中的人称代词·····	吴丽君 (162)
《孟子》的修辞与表达·····	田瑞娟 (178)
十八世纪的荆溪方音——介绍《荆音韵汇》·····	耿振生 (195)
汉语的影响和满语语法的递变·····	赵 杰 (222)

CONTENTS

A pragmatic survey of Mandarin locatives.....	Lin Di (3)
The nature of tongyan (统言) and xiyan (析言).....	Ma Yi-fan (38)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sentences in the first anecdote of Zuo Zhuan (左传)	Jia Yan-de (49)
The use of the word wei (惟) in Shang Shu (尚书).....	Qiu Xie-jun (70)
Grammatical note about the text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unearthed from Chin tomb in shui hudi (睡虎地)	Feng Chun-tian (101)
A Study of military term in Sanguo Zhi (三国志)	Sun Jing-tao (111)
Remarks on some words and expressions of the Six Dynasties.....	Zhang Lian-rong (137)
Personal pronouns in Dunhuang Bianwen Ji (敦煌变文集)	Wu Li-jun (162)
Figures of speech in Book of Mencius.....	Tian Rui-juan (178)
Phonology of the dialect of Jingxi (荆溪) in the 18th century	Geng Zhen-sheng (195)
Grammatical drift of the Manchurian langu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Zhao Jie (222)

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考察*

林 笛

1. 引言

1.1 汉语空间方位词是汉语中专门用来表示物体的空间方向和空间位置的一类词语^①，一般语法著作把它算为名词的一个附类(如刘月华,1983)或者作为体词的一类单列(赵元任,1979;朱德熙,1982)。这些著作所讨论的方位词包括“上、下、前、后、左、右、里、外、内、中、间、旁”等单纯方位词和由这些单纯方位词加上后缀“面、边、头”构成的合成方位词。本文作者从语用学的角度对这些方位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发现“前边、后边、左边、右边、旁边”(包括能加“面”、“头”的形式。文中以下都用“~边”代表“~边(面/头)”)等五个合成方位词的使用最为复杂,最有特点,且它们构成一个表示水平面空间关系的独立的方位词系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这五个方位词的语用特点,考察人们在使用这些方位词时有哪些语境因素在起作用并且是怎样起作用的。

1.2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常要使用方位词来确定某个物体的空间方位。如某甲问某乙:“脸盆在哪儿?”,乙回答:“脸盆在桌子后边。”甲于是很快就走向相应的方位找到了脸盆。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乙所用的空间方位词起到了使甲缩小搜索范围的作用。但是如果脱离了特定的语境来说“脸盆在桌子后边”,就谈不上什么缩小搜索范围。这句话的真值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确

* 83级语言理论研究生毕业论文。

① 本文所考察的方位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空间方位词”,不讨论方位词表时间的用法和其他的一些引申用法。

定。什么叫做“在桌子后边”，既要看到说话的时候说话者在哪儿，还要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桌子，（如大小、形状）又要看桌子、脸盆、说话者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如何，等等。我们把“脸盆在桌子后边”与“脸盆是洗脸时用来盛水的容器”这两句话相比较，后者的意义在任何场合都是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语境的帮助即可判断其意义的真假，它是独立于语境的(context-free)；而前者则要在语境中才能判断其所表达的意义为真还是为假，也即它所表达的意义只有在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它是依赖于语境的(context-dependent)。因此，我们要从语境情景中来考察汉语空间方位词的用法，而且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考察，才能对空间方位词的使用作出完备的说明。本文所谓的“语用考察”就是这个意思。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语境情景的某些因素诸如物体自身的方位特征、它的运动状态、物体之间的距离、大小比例以及物体与说话者之间的方向关系等等对人们使用空间方位词具有制约作用。我们把这些因素都叫做心理变量。正是由于客观物体及物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由于人们对这些物体及其关系的感知不同，引起了不同的心理活动，才使得他们运用不同的空间方位词或者用同一方位词而有不同的所指。如果把空间方位词也看作一种变量的话（即语言变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心理变量的变化引起语言变量的相应变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这可与 W. Labov 所说的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关系相类比。W. Labov 指出，美国英语中 fourth, floor 等词中的(r) 音是否发出要由说话者的社会阶层、职业、年龄和种族等因素决定。这表明他注意的是使用语言的主体的社会特征对语言成分的影响，而我们考察的是主体因客体而产生的心理特征对语言成分的制约。

1.3 研究汉语的语言学著作对空间方位词的探讨多限于分析它的语法性质，很少考察它的语用特点。国外有些语言学家和

心理学家曾对“空间词语”(spatial term 或 locative term)即表示空间关系的名词、指示代词、介词和形容词等作过较为详细的研究,对我们研究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特点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例如 Hill(1982)分析了说英语的人和说豪萨语(Hausa, 一种非洲语言)的人在使用空间词语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的产生与某些感知因素即说话者的运动状态、物体的可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还援引 Isma'il 的研究结果指出,说豪萨语的人比说英语的人更倾向于利用参照物自身的方位特征来确定所指物的空间方位。但 Hill 所考察的感知因素仅限于说话者的运动状态和所指物的可见性,这还不足以全面揭示不同语言在各种条件下使用空间词语的特点。他在讨论参照物的方位特征对人们使用空间词语的影响时也只分析了两种不同策略有矛盾的情况,没有考察所指物的特点及所指物与参照物、说话者之间在方向、距离等多种因素上的复杂关系。又如 Clark(1973)探讨了感知空间与英语空间词语的关系,考察了感知空间的特性对儿童获得空间词语的影响。他指出感知空间的特性与人们对这个空间进行描述时所使用的语言系统的特性密切相联。人体的形态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感知空间的特性,而这种特性进而又在语言中主要是在空间词语中得到一致的反映。他还提出,在英语中有两种不同的“前”和“后”(“front”and “back”):一种是如汽车、人体、火箭等物的内在的前后,一种是“自我中心”的前后,即从说话者自我的角度出发的前后。这两种前后有时不一致,可能引起交际困难。例如说话者站在离汽车侧面不远的地方说“*There is a ball in front of the car*”(汽车前面有一个球)时,他既可能指球靠近汽车自身的前部,也可能指球在汽车与自我之间。但 Clark 未能进一步分析这两种前后的矛盾与参照物、所指物和说话者的方向、距离、体积等感知因素的关系以及人们在使用相应的空间词语时的心理特征。Fillmore (1975) 和

Miller et al.(1976) 也都讨论了英语的 front 和 back 的两种不同的用法,并且还指出 left 和 right 也有同样的用法。Fillmore 分析了物体自身的空间特性和方位特征以及这些特性和特征在人们使用空间词语中的作用。Miller 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物理空间、空间关系和空间词语作了全面的阐述。根据他的分析,如果参照物具有自身的方位特征,人们在产生空间方位概念和理解空间方位词时都倾向于利用这种特征来确定所指物体的空间方位,而不倾向于按指代的用法 (deictic use) 即从说话者自我的角度出发来确定所指物体的空间方位。事实上,Miller 的结论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当我们综合考虑空间词语使用中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时,利用参照物自身的方位特征还是采用指代的用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问题了。我们将以此为线索对汉语空间方位词的语用特点进行详尽的考察。

本文拟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把影响空间方位词的种种心理变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的考察,以此窥测语言变量和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这一考察说明人们使用空间方位词的心理机制的特征。

2. 制约汉语空间方位词使用的心理变量

2.1 人们生活于三维的空间。他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感知到物体的空间关系,并且用语言来表达它。语言是他藉以表现自我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工具。这种以人自我为中心或者称之为“自我中心”的特征在空间关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人们首先认识到自身的上下、前后和左右的不同,然后将这种差异推广到客观外界,作为地球空间划分的尺度,构成了三维的空间关系。在用语言描述空间关系时,他经常以自身所处的位置作为空间座标轴的零点。自我中心是空间方位词使用中的一个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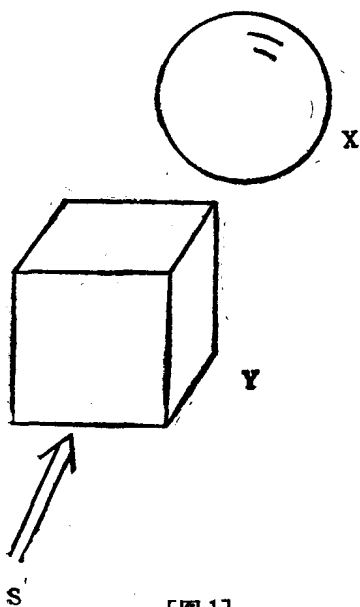
特征。

人体的上下、前后和左右的区别对人们认识空间关系和使用空间方位词有重大的影响。很多研究表明,物体在上下维度上的空间关系最容易区分,而且最早为儿童所掌握(参看张仁俊,1985)。这与人体在上下维度的不对称有关,还与地心引力的作用有关。人一般都处于直立状态,这时他的上下维度与地心引力的作用力方向是在同一轴线上的。他的脚靠近地面,头离开地面,头和脚表现出不对称。他还能借助天空和地面的标志来判断上下关系。因此上下关系是三维空间中比较确定的空间关系,空间方位词“上边”、“下边”的使用也相应地比较简单。人体的前后也表现出不对称性。面部、胸部与脑后部和背部的差异很大。但在前后维度中没有类似上下维度中地心引力那样的标准,也没有类似天空和地面的标志。前后维度是相对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体的左右在外形上是对称的,只是在功能上略有差别,如一般人都惯用右手等等。左右关系随着前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再加上它在形式上的对称性,所以左右关系最难区分,也最晚为儿童所掌握(参看 Miller et al, 1976)。在汉语中表现为人们一般不区分两个物体在空间上的左右关系,而用它们的中性词“旁边”来表达。显然,汉语、英语以及其他许多语言没有概括“上边”与“下边”,“前边”与“后边”的中性词。人体在三个维度上的这种特点在客观世界中的许多物体身上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那些人造物体如房屋建筑、家具、汽车等身上十分突出。这些特点都直接影响到空间方位词的使用。

空间无边无际,不可触摸,那么我们怎样确定物体的空间方位呢?我们说某个物体在“上边”,在“前边”或在“左边”是什么意思?在 1.2 中曾经指出,脱离了语境的“脸盆在桌子后边”没有真值可言。同样,如果孤立地说某物在“前边”,在“后边”等等也是没有意

义的。我们要在三维空间中确定物体的空间方位，必须引进一个参照点和坐标系。所以，我们所说的“确定物体的空间方位”是指确定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空间方位。确切地说，是确定一个物体在以这另一个物体为零点的坐标系中的方向和位置。被确定其方位的物体是所指物（以下在需要时用 x 表示），这另一个物体就是参照点或参照物（以下在需要时用 y 表示）。参照点经常就是说话者（以下在需要时用 s 表示）自己，也可能是其他物体。当参照点是说话者时，人们常常在语言中将其省略而直接说“ x 在前边”等等。因此即使语言形式中没有出现参照物，这个参照物也是潜在的。一个物体的空间方位只有相对于一个参照物才能得到确定。

2.2 如何判断“脸盆在桌子后边”在语境中的真值？假设 x 、 y 、 s 三者已处于特定的空间关系中，说话者会怎样使用空间方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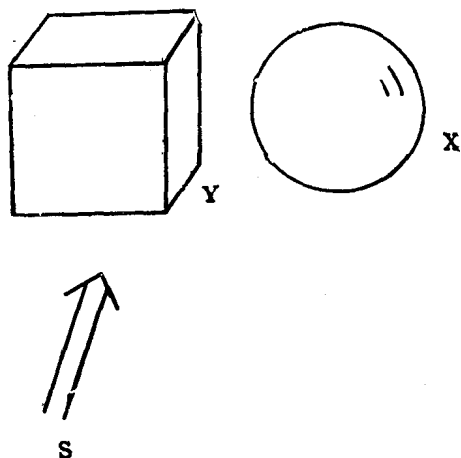
[图 1]

来描述 x 相对于 y 的空间关系呢？他会说“ x 在 y 前边”，“后边”还是“ x 在 y 的左边”，“右边”，“旁边”呢？在[图 1]所示的情景中（箭头代表 s 观察的角度），有两种可能：要么他说“ x 在 y 后边”，要么说“ x 在 y 前边”。对大多数说汉语的人来说，前者为真，后者为假，即[图 1]中的情景是他理解的“后边”所指的情景。但也有的人认为前一种可能为假，后一种可能为真。Hill(1982)的研究表明这两种可能性的真假与

文化差异有关。他比较了说英语的人和说豪萨语的人对某些空间词语的使用，发现说英语的人更倾向于将类似[图 1]中的情景描述为“x 在 y 后边”，而说豪萨语的人更倾向于将它描述为“x 在 y 前边”。我们也发现类似的差异存在于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本文专就普通话对汉语空间方位词进行考察，因此所得结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汉语各方言。

说话者将[图 1]描述为“x 在 y 前边”还是“x 在 y 后边”实际上是在运用不同的策略使用空间方位词。Hill(1982)把前者叫做采用“顺向的”(aligned)策略，把后者叫做采用“面向的”(facing)策略。所谓顺向的策略是指说话者把参照物的方向角度看成与自我的方向角度一致，并利用这个角度来确定 x 的方位。在这种策略下，x 相对于 y 的方向关系与 x 相对于 s 的方向关系是一致的，平行的。因此按照这种策略应该将[图 1]中的情景描述为“x 在 y 前边”，将[图 2]中的情景描述为“x 在 y 右边”。顺向的策略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的特点。

面向的策略与此不同，说话者把参照物的方向角度看成与自我的方向角度相对，并利用这个角度来确定 x 的方位。按照这种策略则应该将[图 1]描述为“x 在 y 后边”，将[图 2]描述为“x 在 y 左边”。但 Hill 只讨论了面向的策略在前后维度上的运用，而把左右维度上空间词语使用上的对立归之于其他的



[图 2]

策略。我们借用这两种策略来说明汉语空间方位词的使用时把它们在前后维度和左右维度上的对立看成是平行的，并试图阐明它们与其他的因素如何互相作用，共同影响汉语空间方位词的使用。有趣的是，说汉语(还有许多其他的语言)的人在使用“前边”、“后边”时是采用面向的策略，而使用“左边”、“右边”却是采用顺向的策略。

顺向的和面向的策略都是说话者在参照物没有自身方位特征时使用空间方位词运用的策略。说汉语的人采用面向的策略使用“前边”、“后边”，采用顺向的策略使用“左边”、“右边”，这一点也是就参照物没有方位特征的情况而言的。当参照物有自身的前后左右特征时，人们使用方位词有另外两种可能：一种是利用参照物自身的方位特征即按照参照物的方位角度确定 x 的空间方位，使用相应的空间方位词；一种是利用自我的方位角度说 x 在 y 的“前边”、“后边”等等。所谓利用自我的方位角度来使用方位词是指说话者在参照物有自身方位特征时忽略它的特征不计而按照自我的前后左右方向来类比 x 相对于 y 的方向关系。在汉语中，利用自我的方位角度使用方位词其结果相当于在参照物没有自身方位特征时用面向的策略使用“前边”、“后边”，用顺向的策略使用“左边”、“右边”和“旁边”。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后面将详细讨论这些条件），说话者使用方位词时更倾向于采用某个特定的方位角度而不采用另一种方位角度。

言语交际的典型状态（Clark (1973) 称之为 canonical encounter）是说话的双方相距不远，面对而立。言语交际以这种状态而不以其他状态为典型，这不是偶然的。这种状态最有利于说话的一方接受另一方传递的信息。如果说话的双方处于非典型状态如背对着背，或一方侧向另一方，等等，那都不是最有利的交际状态。在空间方位词的使用中，如果 y 有自身的方位特征且正面朝